

人脸识别与隐私泄露

人脸识别,算是时下最时髦的互联网应用了,可以“刷脸”办的事儿越来越多了。移动支付、身份认证、宾馆入住、单位打卡,都已经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

可是,包括人脸识别技术在内的互联网服务在带来极大便利、提升社会运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几乎无所遁形,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些以前被认为不构成隐私侵害的,比如一个人在公共场合的活动,放在以前,“陌生人社会”的大背景就是你藏身的舞台。可是现在就不太一样了,大街上,摄像头忠实地记录着一切,手机定位

可能暴露你的行踪,朋友圈里的照片可能无意间将你“出卖”。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这种每时每刻的记录没有感觉,但特殊情况下就可能引来麻烦,比如数据一旦泄露,有心人就可以拼凑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你将毫无秘密可言。又比如,所有的个性化服务都是建立在对个人精确了解的基础上,有精准画像才有精准营销,没有个人信息支撑,互联网个性化服务几乎寸步难行,这些被商业化的个人隐私又该怎么办?

大学校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脸识别有的问题,在大学校园里同样也有。只不过,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大学校园更容易把问题放大而

已。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收集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应用,不同的管理主体,有些属于公共部门,有些则属于私人部门,他们相互不兼容,相互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可循。运行比较规范的企业让人放心,而更多的是规模比较小、管理水平比较低下的企业,把数据交给他们又如何让人放心?

另外,个人轨迹与互联网应用掺杂在一起,难以严格区分,这意味着有些收集行为是隐蔽的。比如,打车是互联网应用,但是上车地点、行程终点又是个人隐私,这该怎么算?又比如,上网是享受互联网服务,门户网站提供了大量信息供你阅读,但你

浏览了哪些网页是有隐私权成分的,你自然不希望门户网站把这些也公布出去。

这种复杂性本身也给管理保护带来难题,那些该保护、哪些该合理利用,别说普通人,就连互联网企业自己也未必明白白该怎么去做。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相当于在全社会编织了一张精确定位个人信息的网,无疑将隐私权的争议推至极致。

由此可见,人脸识别很好,但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不收归一下直接上市,只怕会伤了人,法律需要给人脸识别也立法规矩。不泄露是底线,合理合法地应用于助于打消社会忧虑。(据中国新闻网)

文化观察

孩子追星怎么办

“我喜欢某某明星!”“我要去听某某的演唱会!”当下,一些演艺明星的名字总会挂在一些中小学生的嘴边,有的孩子搜集自己喜欢的偶像的各种物品,甚至千里迢迢到处追着听偶像的音乐会,在网上关注偶像的所有消息,组织偶像后援会……

对于孩子的追星行为,一般父母都会采取反对的态度。在父母眼里,追星是一件无聊又浪费时间的事,完全不应该去做。但是对孩子来说,他们愿意通过追随崇拜的偶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孩子需要一个直观的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榜样,通过效仿这个榜样发展自己的行为,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考虑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榜样或偶像,或许是温文儒雅的绅士,或许是不拘一格的艺术家,或许是成熟睿智的学者,更或许只是一个快乐的平凡人。

当孩子认定了自己的偶像,他们就会模仿那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偶像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谈吐,一样的处事方式,甚至是一样的生活态度……孩子想要成为和偶像一样的人,不惜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原有的生活。偶像会不断变化,孩子的兴趣也会出现改变。

有专家研究表明,追到对的偶像,青少年在情绪调节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好,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会更游刃有余。在此,建议父母应学会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偶像。这个引导包括为孩子选择真正有益成长的偶像,要学习偶像的内在品质;要告诉孩子理智、健康地看待偶像,绝不能因为追偶像而荒废学业,毕竟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关注偶像也是为了激励自己努力向上。(据新华网)



赛龙舟

(据百度文库)

科技视野

人的记忆可否“子承父业”

日前,以色列和美国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研究文章指出,动物的记忆是可以遗传的。那么,人的记忆能遗传吗?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奥德·雷敦教授领导的团队发现,线虫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可以与生殖细胞进行信息交流,再由生殖细胞把神经信息包含的信息(包括遗传和表现遗传信息)遗传给后代,而且这样的遗传可以维持3代至4代。这具体表现在上一代线虫把觅食记忆信息遗传给下一代,使得下一代线虫能拥有觅食能力。

线虫的觅食记忆可以遗传的结论,能否在人的身上得到证实呢?

记忆是什么,历来的解释都不一样,因为人们的认知有限。以色列研究

人员的研究结果让人们对记忆的本质有了新的认知,强化了以前的一种解释,即记忆产生于一些神经递质或无数的生化分子所贮存和传递的信息。

2012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创伤应激研究所主持了一项研究,目的是了解创伤引起的精神病是否可以通过遗传给下一代。结果表明,父母的恐惧可以通过遗传传递给下一代,尤其是父亲的恐惧最容易遗传给女儿。其中的功能分子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 GR-1F 的甲基化。

糖皮质激素也被称为应激激素,被视为判断人和动物应对恐惧、抑郁等应激行为的一种标记。上面的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 GR-1F 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人员的受试者,有可能分泌更多的糖皮质激素,造成恐惧和抑郁等。人的恐惧就是通过这种记忆机制遗传给下一代的。

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经历都是正面和负面,成功与失意、高光与至暗时纠缠在一起的,因而记忆能遗传的话,能带来益处,就能带来弊端。

记忆遗传的正面作用有很多体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让老人和动物避险,寻找到生存的最佳方式,更容易让后代按照自己的经验再次获得成功,“子承父业”大抵如此。而通过遗传的负面作用,就如同前而提到的大屠夫幸存者,有一部分人把痛苦、恐惧和焦虑遗传给了下一代,即便算不上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造成了后代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疾病。(据新华网)

古人的“光盘行动”

我国历来把勤俭节约当成一种美德。古代许多帝王将相,都曾有“光盘”的事迹。

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子虽为相国,吃的是粗糠米,青菜而已。有一次,晏子正在家里吃饭,鲁公派来的一位使者正好到来,晏子见他还没吃饭,便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使者吃,结果,使者没吃饱,晏子也没吃饱。“光盘”的精神不是端着盘子吃剩饭,而是根据需求来准备饭菜。

《唐语林》记载:李亨当太子的时候,曾经招待太子李亨宗族吃饭,席间有一盘饼,唐玄宗命李亨宗族去割,李亨宗族完膳之后用面饼擦,李亨宗族认为他在浪费粮食,十分不满,谁料李亨立即把擦面的饼吃掉了。唐玄宗转怒为喜。

对李亨说:“惜福就应该这样。”雍正继位后,大力倡导节约粮食,专门发出一道上谕:“朕前不时教训,上天降五谷,养育众生,人生祸亦无常,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于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致余剩抛弃沟中,不知爱惜,朕屡属过,禁止一次,恐日久懈怠,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领,监见有米粥饭,即当拾起,如此,不但即朕惜福之意,尔等亦免染尘灾祸,尔等宜体法度,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级,定从重责四十大板。”既号召,又讲道理,既有具体办法,又有惩治措施,将“光盘行动”制度化、法律化。

保存至今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清宫档案《节次照常膳档》,详细

记载了乾隆皇帝这年夜饭从摆桌到散席的全部过程及所有菜品。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年夜饭的最后最后一个节目,皇上下令把自己吃过的、吃剩的、只喝没吃的百十样菜品整盘赏给亲近的大臣和亲王,都王府。乾隆皇帝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光盘行动”,但他带动了更多的人积极踊跃参与其中,也实现了菜品不浪费的目的。

晚清重臣曾国藩一生中生活简朴,他自己穿着朴素,布鞋粗鞋,都是其夫人、媳妇做好,吃的是粗茶淡饭,即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只有一盘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饭菜适量,“光盘”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曾国藩曾给子弟写过一封信,其中说:“勤俭二字,布鞋粗鞋,都是其夫人、媳妇做好,吃的是粗茶淡饭,即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只有一盘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饭菜适量,‘光盘’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据新华网)

生活新知

降噪耳机也会损伤听力



有些人知道长时间使用耳机对听力不好,于是选用价格稍贵的降噪耳机。把耳朵牢牢包住的耳罩式降噪耳机,因为对外界噪音隔绝能力比较好,所以在相同环境下,耳机中播放的音乐可以相对开得小声一些,但是有些人喜欢比较“震撼”的音乐效果,使用时并没有减少音量,或是使用时间较长,一样会损伤听力。不管是头戴式还是耳塞式耳机,在相同的音量下,对耳朵的影响是一样的。

有些耳机有一定隐私性,常常被人忽视,如在噪音环境下听手机或音乐,正常人耳能够承受的音量在85分贝以下,长期暴露在85分贝以上会引起听力进行性损伤。举例来说,地铁里的噪音正好处于80分贝,人如果想在地铁里舒服地接电话或看视频、听音乐,音量往往超过90分贝,这时听力就会受损。手机、MP3的最大输出可达105至120分贝,日常使用中建议音量不超过最大输出的60%,每次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平常听音乐时,保护听力的标准就是,听音乐的时候也能听清楚旁边人说话。(据新华网)

擤鼻涕也有讲究

感冒时,鼻涕增多,擤鼻涕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若采用不当的擤鼻涕方法,可能会引起耳朵的感染。

擤鼻涕是利用强呼气将鼻涕驱出鼻腔。过用力地擤鼻,会使鼻涕来不及向前鼻孔压出,必然向四周空隙处乱窜,鼻咽部的咽鼓管咽口就是一个去处。一旦鼻涕进入咽鼓管,能清楚感到“卜”的一声,耳朵发闷而听力减退,并伴有响亮的耳鸣声。由于鼻咽部有细菌存在,细菌随鼻涕进入中耳,则会导致中耳炎发生。

正确擤鼻涕的方法是:将下巴向上抬起,借头位引流使鼻涕向后,然后轻轻吸鼻,鼻涕能自后鼻孔排出,然后自前鼻孔口吐出。在急性鼻炎或过敏性鼻炎发作时,可将手指放在鼻孔下面,两手不接触鼻,空手轻擤,千万不要用力猛擤。为了便于鼻涕排出,可以用1%麻黄素生理盐水滴鼻,使黏膜肿胀、肿胀消退,如此容易使鼻涕引流出来了。(据新华网)

学林漫步

老年人容易不分青红皂白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以考察人们如何在道德层面上评估意外伤害(或帮助)行为。

第一项试验选取60名受试者,年轻人(20-40岁)和老年人(65-90岁)各半。研究人员向受试者提供多种假设情境,根据情境中出现的积极或负面结果,受试者需要判断当事人是否应当接受相应的奖励或惩罚。结果显示,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有可能谴责有害行为,并建议惩罚当事人。

第二项试验让82名受试者分析四类情境:1.当事人因疏忽造成了意外伤害;2.当事人谨慎行事,但依然造成了意外伤害;3.当事人未对他人造成伤害;4.当事人对他人造成故意伤害。受试者被要求对上述情境的惩罚力度进行评估。分析结果发现,年轻人对过失行为的谴责力度明显比过失行为为更大,但老年人不区分地以同等态度谴责了伤害行为。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现象与伴随年龄增长的认识功能衰退有关。根据意图做出道德评判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老年人的大脑发现考虑意图更加困难时,他们有可能会下意识地质责那些过失行为。(据人民网)

农村娃为啥更“皮实”

美国研究人员收集了10名年龄在6个月到1岁之间的美国俄亥俄州婴儿的粪便样本。其中有5名婴儿来自俄亥俄州的农村人家庭,他们如今仍然依靠农耕、饲养牲畜等方式满足生活需要。另外5名婴儿来自俄亥俄州一个中等城市,家里没有牲畜。分析显示,与城市婴儿相比,农村婴儿肠道中有更为多样的微生物和更丰富的有益细菌。

为进一步探索肠道微生物与免疫系统发育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还把婴儿粪便中的微生物移植到新生小鼠的肠道内。结果显示,农村婴儿的肠道微生物会使新生小鼠的免疫系统更加“强健”,特别是会让肠道中的免疫细胞发育得更好。

免疫系统可以通过防御功能,调节体表(包括皮肤和消化道、呼吸道及泌尿/生殖道黏膜表面)菌群生态的组成与类型。另一方面,在体表的微生物又可以通过自身的组成成分及分泌物质,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从而发挥调节免疫防御的作用。

目前的研究表明,体表菌群生态的多样性减少等异常改变与机体免疫系统功能紊乱或障碍有关。二者互为因果,与过敏性疾病、自身免疫病、感染性疾病、肿瘤,甚至老年性痴呆等重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更加“皮实”,孩子从小生活在太“干净”的环境中,会缺少与微生物接触的机会,当长大以后就会比普通入更难适应复杂环境的感染。(据《中国科学报》)

人间万象

“下载怒”你有吗?

听说过“路怒”,那你听说过“下载怒”吗?顾名思义,这是因嫌下载速度慢而产生的愤怒。美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路人21世纪自达到成年年龄的“千禧一代”年轻人用手机下载文件时,等待到1分钟就会出现“下载怒”。在英国这项调查中,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在16岁至24岁手机用户中,近25%的用户会因下载速度慢而发火,而55岁以上用户只有10%,何以至此?55岁以上用户,经历过拨号上网的“龟速时代”,那个年代,用数十秒进入一个网页,数分钟打开一张图片,数小时下载一部电影都是寻常事。因此,这一代人对网速的包容度远超过比子孙辈大得多。“路怒”也一样,坐公交车时大家都不怒,因为车速慢是每个人头脑中的预设项,自己驾车就不一样了,一旦堵车,车速降下来,火就容易往上撞。

这是一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狂飙时代,人们吃快餐、乘快车、收快递、住快捷酒店、赚快钱,连艺术也玩“快网”。固然,速度是人们的一种需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无不围绕一个“快”字展开。就拿手机网络来说,从2G、3G、4G进化到5G,提速是一以贯之的主旋律。提速能带来便捷、制造美好、处理不当的话,也容易产生愤怒,让人依赖。一旦对速度有了依赖,人们就容易受到速度变化的影响,就像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刹车,乘客就容易受到强烈的惯性作用而向前倾,这种体验并不好。为了“避免出现”急刹车”带来的不适感,人们开始不断维持某种速度,甚至不断提速,不顾实际,一味求快,容易心浮气躁、心火上升、心力交瘁,各种怪症就随之而来。(据人民网)